



随着春节的临近,街头巷尾飘起了熟悉而绵长的烟火气。  
一盏盏红灯笼,不仅照亮了冬日的街巷,更点亮了家家户户对新年的憧憬与期盼。包饺子、炸油果、腌腊肉……亲人的巧手把年味酿成了舌尖上的牵挂,也把团圆的期许,融进了每一件年俗小事里。  
让我们跟随镜头,体会钢城的烟火气息,共同期待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在中国古代文学中,众多文人墨客通过诗词的形式记录下了春节这个节日的独特魅力。这些诗词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风俗的艺术再现,更反映了作者对于亲情、未来的深刻思考。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北宋王安石在《元日》中用简短而生动的语言描绘出新年第一天的景象。“曈曈”二字形象地表现出阳光洒满大地时的明亮感,“新桃换旧符”则寓意着新年伊始将旧的一年所贴的桃符取下,换上新的桃符,以此来表达辞旧迎新、去除不祥、迎接福气的愿望。这两句诗不仅是对一种民俗活动的艺术刻画,更表达了古人对时光飞逝的感慨与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态。正如北宋苏轼在《守岁》中所言:“明年岂无年,心事恐蹉跎。”诗中不仅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,还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奈,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。它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,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。

春节期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全家团聚。唐代诗人杜甫在其名作《月夜忆舍弟》中有云: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虽然这首诗并非直接描述春节情景,但它传达出来的思乡之情与过年期间人们对团圆的渴望不谋而合。同样,在唐代诗人孟浩然的《田家元日》中,“昨夜斗回北,今朝岁起东;我年已强仕,无禄尚忧农。”作者通过描写斗转星移的景象,显示时间的推移,节序的更替,展现了田园新年的美好画面。过年时,无论距离多远,人们都会想尽办法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,春节成为跨越山海的亲情纽带。

# 诗词里的中国年

石鑫

除了家庭聚会外,春节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,如放鞭炮、舞龙舞狮、猜灯谜等。南宋范成大在《爆竹行》中写道:“儿童却避其锋,当阶击地雷霹雳。”这两句诗非常形象地捕捉到了当时人们燃放爆竹庆祝新年的瞬间: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观看,那些被加热过的竹筒一旦被扔到地上,便立刻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,如同雷鸣般回荡在整个庭院之中。这样的描写不仅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节日氛围,而且也能体会到古人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新年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此外,在南宋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中,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、星如雨。”更是通过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将元宵节夜晚灯火辉煌、烟花璀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。

新春之际,当晨曦初露,微光洒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,文人们便身着整洁的长袍,手持精致的名帖,前往亲朋好友或师长的府邸致以新年的祝福。明代文徵明的《拜年》中有言:“不求见面惟通谒,名纸朝来满敝扉。”这两句诗中描绘了明代过年期间互相拜访、互致问候的社会风俗,尤其生动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交礼仪和节日氛围。在古代,尤其像春节这样的重要节日,人们往往会通过拜访亲友来表达祝福与问候。然而,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口的增加,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登门拜访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因此,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习俗:用“名纸”,也就是今天的贺卡或名片,代替亲自拜访。“名纸朝来满敝扉”,这句诗不仅形象地展示了作者家中堆满了来自各方友人的贺卡,还暗示了当时人际交往的频繁和社会关系的复杂。即使是简陋的居所,在新年这一天也因为这些充满祝福的名纸而显得格外热闹。这种做法既保持了人与人之间的礼貌性联系,又避免了面对面交流可能带来的不便,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交智慧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春节的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。从古代的祭祀祖先到现代的家庭聚餐,从传统的拜年习俗到电子红包的流行,每一个变化都见证了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。岁月流转,春节的庆祝形式悄然变迁,但古诗词中那份对团圆、对美好、对传统的深情厚意,依然如陈年佳酿,历久弥新。我们从中汲取的不仅是文化的养分,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,让古老的习俗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生根发芽,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(作者单位:宏兴股份镜铁山矿)



《红红火火过大年》 田代存(宏兴股份宏翔能源公司) 摄



《灯笼挂 年味起》 张志方(集团公司机关) 摄



《矿山联欢》 闻军年(宏兴股份西沟矿) 摄



《饺子飘香》 杨鸿森(东兴嘉信新材料公司) 摄



《红纸凝香迎福来》 苏峰(东兴铝业公司) 摄



《年味“食”光》 席建功(宏晟电热公司) 摄



《窗上花开》 杜军锋(宏晟电热公司) 摄



《福满人间》 雷玉峰(宏兴股份镜铁山矿) 摄

